

XIAOYUAN JINGDIAN XIAOSHUOXUAN

萱草



校
园
经
典
小
说
选

高建英◎主编

的 记 忆

XIAO YUAN JING DIAN
XIAO SHUO XUAN

《校园经典小说选》这部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青少年阅读这部作品，不仅增长文学知识，增加人生经验，还培养做人的一些基本素质。使我们领略作家的人生百味和艺术经验，得到新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XUANCAO DE JIY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经典小说选

萱草的记忆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11

ISBN 978-7-204-08159-5

I.校… II.高…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萱草的记忆

校园经典小说选

主 编 高建英

责任编辑 乌恩其

封面设计 张 娜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4 印

字 数 26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8159-5/I·1727

定 价 557.20 元(全 14 册) 单册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2059

前言

随着时代的改革,文学作品,无论是短篇或中篇小说,从形式上看,已经不是古代那种兴之所至的点评注,而是大多以文章面目出现,把文学作品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校园经典小说选》一书,使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面对的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生活实践来逐步了解它;知识世界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你们不可能从实践中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掌握;心灵世界最复杂,它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也包括一些稍纵即逝的。互理因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自己的心灵,或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而文学,是指引我们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最初向导,以后还可能通过文史哲学来求得。如果一个人生活很优越,知识也很丰富,但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却一无所知,这个人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健全的、丰富的。坚强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

《校园经典小说选》这部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青少年阅读这部作品,不仅增长文学知识,增加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熏陶人的意志、情操、道德、人格,一句话,培养做人的一些基本素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阔思路拓展想像力,还可使我们领略作家的人生百味和艺术经验,得到新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2005年 11 月

目 录

接过历史递来的火炬	1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	3
一班冗员的生活	15
约檀河之水	28
木 马	37
银踉蹌	48
长 途	53
英雄大款	123
绿色回归	124
连队采访插曲	126
相逢在今朝	127
俊 友	129
猴 劫	131
“种族歧视”	133
如此贼道	134
那里的姑娘美如水	136
两树相依	137
塔尔寺的骄傲	138
斑斓八角街	140
萱草的记忆	142
寻岩耳小记	143
当了一回“老外”	144
山林中的野味火锅	145

荒山野岭寻名冢	146
敦煌的遗憾	147
青藏线见闻	150
捉鳖记	155
拳头打在谁身上	162
黑海潮	174
黑三点	189
名角儿	198
脊 梁	208
又是周末	218
车上没有座位	229
驼背的伯父	248

接过历史递来的火炬

亚运圣火,从西藏高原蹦来,在中国大地上奔跑呐喊。丛山接应,江河回响。中华儿女,刚经过一场雷雨冲洗,目光清醒而坚定,步伐稳健而自信,含笑挺胸,挥臂弹步,一个节拍,一个心愿,奔回北京。

谁个心头,不飘着家乡的炊烟,没流过故土的小溪?此时此刻,我们从这跃动的万千火炬中,自会听到熟悉的鼓点,看到故乡的身影。

我的故乡,一个偏僻苦寒的塞北小县,它像戍边的士兵,迎朔风,食粗粮,面黝黑,形枯瘦,而脊骨铮铮。一个小县,竟有十大关口相连,千百年来,城头烽烟,山间鼓角。我鲜为人知的故乡呵,你没有桨声灯影,你没有游人如织,然而不正是这些寒乡小村构成中国的庞大根系、绘写着华夏的历史?今天,你们举起了灼灼火炬,一不为装点江山,二不为助兴添欢,你们呵,正把那历史递过的接力棒,向人们传递。

圣火,在大地游动。

中国,正高举着历史递来的火炬。你,在说些什么?

历史,如一株参天大树,一头扎向深层土壤,一头伸向躯干枝叶,输送未来,开花结果。然后又是飘叶、落籽,再形成土壤、根系……无穷循环。过去是未来的根,未来是过去的果,成为常青之历史。不昂首向阳者必朽,鄙弃土壤根须者必亡。

太阳有辉煌历史而不自知。

大海有浩瀚的过去而懵然不觉。

花草森林,奇禽异兽,生长繁衍,而不知从哪里来;奔腾呼啸而不知到何处去。

人,只有人,能喊爹叫娘,会说会写;知道万物称呼,自己为何方人士。只有人,能够在代代流洒着血、泪、汗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地前去;只有人,能唱着悲歌与喜歌、歌谣与大曲,一代传一代地传述和思索着那埋伏在泥沙灰烬中、蜿蜒于苍海峻岭中的历史。这样,人才可能人猿揖别而永离石窟树巢;

才可能一代比一代聪明有力,凝聚和延续着人类的智慧、经验、感情和力量。他学会了飞翔潜海,给雷电套上缰绳,从篝火中点燃了引路火炬,为大海寻到风帆罗盘。从迷途走出,向苍茫走去,一步步由自在走向自为,从必然走向自由,走向未来,创造未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展示了一位伟大探索者的心境。

登高峰望群山,击剑而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征途之九曲,喜星火之连绵。”是今日历史唯物论者的胸怀。

一个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群体,无疑要灭亡。而一个撕毁历史、唾骂故乡、没有根底的浪人;一个不要脊梁,只要嗅觉和利爪,只会向香甜食物飞扑的鸟,就有未来么?

皮鞭和镣铐,只能激怒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刺刀与铁蹄,只能给侵略者写下死亡判决。纵观历史,哪一个强大帝国的刀剑,能改变大江东去的潮流?哪一个奴颜自私的民族,不亡于屈膝伏地的自卑、丧魂落魄的懦弱、绿酒红灯前的迷醉、自毁长城的叛卖?哪一个富而不仁的国家,不毁于盲目的骄傲、利令智昏的疯狂?

人,是很健忘的。历史老人不得不指点出一幅幅古怪的讽刺画面,冷静而严峻地再三提醒。君不见当年被驱杀于焚尸炉的“奴隶后代”,今天成为追打妇孺平民的“冲锋队员”?君不见一寸黄土一寸血的英雄土地,如何被插上草标狂叫拍卖?也许,没有这种曲折逆转甚至暂时的倒退,就不可能使人类清醒,从而战胜热昏与寒颤、迷惘与堕落,就构不成恢宏万象和滔滔东去的历史长河。

面对诡谲不定、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谁不眼花缭乱,谁不心潮翻搅?几十亿人处在历史大风暴中,谁不在重新认识,努力寻觅自己的位置与去向?这当儿,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这支不见首尾的火龙。中国,汇集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精华,重现着上下五千年的银河星海。中国,高举着光辉的思想火炬,以空前的凝聚力,自信地踏上了世界跑道,与她们的朋友并肩,向强大的对手竞争,向一个个目标冲刺!

为中华儿女者,快抹去屈辱的泪水,接过历史递来的火炬,从雷雨走出,向风雪中冲去,奔向未来,奔向新世纪!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

—

八分满的月轮，跑出松林上面来了。她照在沿海岸线一带沙汀上，和雪一样的白。她照在海面上，潋潋滟滟的反射出万道银光。晚潮好像欢迎她，一阵一阵赶上沙汀上来。

一群渔家底小女儿，跑到沙汀尽处，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竞走。

“姊姊！我的草鞋儿湿透了！”

“谁叫你不听我的话！草鞋儿湿透了我不管。叫妈妈捶你！”

小女孩儿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说：

“看你还跑到那边去么！”

小女孩儿揉着眼睛，懒懒的跑到她姊姊跟前。一群小女孩子也跟着她，离开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线。

几片浮云被月色冲开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给月色拥抱着渐渐的睡下去了。她们只听见晚潮一呼一吸底声息，和松林里唧唧的虫声。

“我们唱歌罢。”

“还是捉迷藏好。”

“我们猜拳，看谁赢了，我们就照她说的做。”

她们猜了一会拳，终归唱歌的赢了。

“唱什么好呢？”

“《君之代》。”

“《君之代》不好听，我懒唱它。”

“唱《飞萤》。”

“我喜欢《铁道歌》。”

她们胡乱唱了一阵。

“叫静儿唱《贾秋霞雪中送别歌》，她唱得最好。”

“我要听秋姊独唱！”

名叫秋儿的，站在中间，她们彼此拉着手，做一个圈儿围着她慢慢的旋转。潮浪打着沙汀的音调很能够和她们的步踏一致。

Come! Come!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Come! Com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Come! Come! my darling,

Naught can efface you,

My art is reaching,

Now to embrace you!

“现在是我们一齐唱。”

“阿呀！秋姊姊哭了！”

“谁哭！你们唱，莫理我！”

二

吃中饭的时候，太阳还晒得很厉害，吃过了饭之后，不到二十分钟，忽然起了一阵狂风，天色阴暗起来。再过一刻，下起雨来了。傍晚的时候，雨下得更大。坐在近海岸的松林里一间茅屋里面，只听见波涛怒号，分别不出那一种声浪是松涛，那一种声浪是狂潮。霹雳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闪进一道青光，把茅屋里黄豆大的灯光吹灭了。茅屋里的女主人——一个年约四五十岁的妇人，忙由灶炉旁边底小椅子站起来，跑到窗前，把窗门关上，重新点着那和磷火一样的灯光。

“秋儿！你还在哭么？仔细爷回来要捶你！他今晚上回得这样迟，敢是又吃醉了。”

“我怕他么？我又不是他的女儿。”秋儿抬起头来，睁开肿得像扁豆大的眼睛，似怒非怒的，望一望她的母亲，再伏下去。

“你还说么？不怕他撕烂你的嘴！”老妇人说完了之后，还叹了几口气。

“他哪里当我是养女看待？你们逼我去挣那不应当挣的冤枉钱！我挣了回来，还要虐待我。你也没说一句公平话，今天又帮着他逼我……”秋儿说到这里，声音早咽住了，说不下去，呜呜的痛哭。屋外的松风和潮音，像可怜她，和她的哭音

共鸣起来!

“我说了多少话了,你还不明白么?真是不明白道理的女儿!你还在梦想他回来么?他不过一时的把你当玩物呢!你还不明白么?你想守他到什么时候!”

“当妾,我情愿;当一个男子的玩物,我也情愿。我只不愿当多数人的玩物!无论如何,我总不喜欢那个屠户!”

那老妇人坐在炉火旁,连叹了几口气,只管摇头。炉里的火,照见她两个生了皱纹的颊上,泪珠儿一阵一阵的滚下来,她也觉得这个女儿——混血儿可怜。

三

日本有名的商埠,要算是横滨、神户、长崎。这三个地方,都有华侨寄留。在长崎华侨里头,有一个豪商姓林就是秋儿的亲生爹爹。

林妈——秋儿的生母,明晓得林商在中国内地有了家眷,还跟了他,替他生了四五个儿子和秋儿,秋儿是最小的一个。

林商内地的家眷王氏,也有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两头家眷都依靠林商一个人。林商的半生事业,也消磨在生育子女一上面,林商要满五十岁的时候,精神忽的衰颓下来,繁重的商务,自己一个人再支持不住了。王氏生的大儿子名叫寿山,由内地出来,接着做他爹爹交下来的生意。

寿山出来日本那年,已廿七岁了。他廿八岁的那年,林商由日本寄回几百块白洋,替他成了婚。寿山成婚一年之后,就替他爹生下一个孙女儿,过了几年,又连网接缝的,生了几个孙儿。林商虽然喜欢他膝下子孙满堂,但他背过脸去,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叹他负担太重。因为寿山做了几个儿女的父亲,还要林商每月寄几十块白洋给他,在北京城里混,说他进了一间中国特有的,四不像的专门学校。

王氏在内地,一天到黑,一年到冬,所操心的,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她怕林妈把这副资本夺了去,所以她常对她的亲近,说日本女人淫贱,日本女人不要脸,专跟中国人。她要寿山快把书本丢开,出日本去,把家产争回来,寿山是“读古人书。做古人事”的一个书生,他很能够守“亲命不违”的古训。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来帮做生意的信,就立刻出了学界进商界了。

四

寿山经手做了两年生意,不见起色。第二年冬,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一病死了。他临终,晓得王氏和林妈中间,绝对没有调和的希望,所以遗嘱将家财五分之三归内地家族,其余五分之二给日本家族。他又悬嘱了寿山几句,寿山也居然下几点痛泪答应了。

不知道是寿山忘记了父亲临终的遗言呢,还是绝对的服从了母亲的命令?他对林妈说,他是长子,庶母一家的生活费,他应当须负完全责任,家财不必照遗嘱分割,还是合凑着做生意好些,并劝林妈带弟妹们回内地去。林妈深知道寿山并不是能够孝养庶母,抚爱庶弟庶妹的人,不过想掌林家的财政全权罢了;况且日本女人,是不情愿像木偶一样,等人家给饭吃的,寿山竟料不到林妈会提出抗议。

日本是法治国,不像中国有许多曲折微妙的,糊涂了事的折衷办法。在日本不要什么乡绅来调停,也不要什么族人来排解;寿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齿,照遗嘱办了。但他总想在遗嘱之外,多争几个钱回来。到后来,他妙想天开,想出一条妙计。他提议家财未分之先,要扣下三千两,替林商觅一穴生龙口好风水的坟墓,其次还扣下一千两,替林商做一个七天八夜的大幽魂超度道场。林妈说,这是出乎寿山一片孝心的提议,马上答应了。寿山真喜出望外!

林商死的那年林妈的大儿子,不过七岁,秋儿才生下来四个月。日本的生活程度,比中国内地的要高十多倍。林妈生的几个儿子,在华侨学校不完全的中学初级毕业后,就各自寻生活去了。大的在一家杂货店管账,次的在一家中国酒店当厨房,第三的在一家洋行里当侍仆,第四的给了林妈的哥哥做养子,只有秋儿跟着她妈妈,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间小礼拜堂的老牧师家里。

五

秋儿初到这牧师的茅屋里,才十四岁。她在这渔村帮渔家摇橹和晒网,劳动了两年。她的虚荣心,跟着她的女性美,一天二天的发达,这荒凉寂寞的渔村中,她再住不下去了。她一个人搭了数百哩的长途火车,漂流到东京人海中来,她在东京,没有亲故,也没有知友,她只跑到一家介绍职业所去,报了一个名。她的愿望是想到一家高贵的家庭里,当侍婢,吃碗比较清闲的饭,习一些高尚的礼节应

对,她自信她天生丽质,决不会使她志望失败。

过了三天,那家介绍职业所的主人,写张信片叫她去。

“对不起得很,我这里照你所志望的,打听了几处平日有信用的家庭,都回说现在没得缺员,若专等上流家庭的服务,怕一时难得出缺。只有……”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

“旅馆,酒楼,茶店这些地方,比较容易找些。”

“没奈何的时候,就进这些地方也使得。”

“有是有一个比较清闲的地位,不知道好姑娘愿意去不愿意去?”介绍职业所主人,露出两列青黄色的牙齿给秋儿看,并且眯缝起他的一对鼠眼望秋儿。秋儿听见她称她做好姑娘,心房像受了一种刺激,她心房的血,登时逃到她的双颊上。

“什么职业?”

“我想姑娘早懂得我的话了。这个位置只要夜间劳动三两点钟,此外一点事并没有,由得姑娘自由,月薪有五十多元。得主人欢喜了吗?哈哈!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秋儿虽然没受完全的教育,没有高尚的思想,但她知道处女的真价是很宝贵的,断不是一个半月五十元白洋便可卖掉的。

六

秋儿没有到中流以上的家庭去当侍婢,也没有到酒楼旅馆去服役,到后来,她由自己的自由志望,进了东京近郊的一个工场当女工去了。她的美貌很能打动工场监督的心。她会见他的时候,他表示一种很欢迎她的态度。

监督会弹四弦琴(Vilin)监督夫人的钢丝琴(Pioano)也很巧妙。工场定例,每月第三个星期六晚,要在工场附设的俱乐部开慰劳会,男工固然个个到会,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监督和他的夫人,也会演奏他们得意的乐器,监督的四弦琴音,和夫人的歌声几次能够叫秋儿下泪。秋儿的社交是在这工场俱乐部开始,秋儿初次知道艺术上的一种寂寞的悲调,也是在这工场俱乐部。

她在会合室的一隅,拣一个没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没有人去理她,她也不找谁谈话。她只旁观她的同僚,男和女,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她在这慰劳会场里不觉得有什么安慰,她只觉得有一种悲哀的氛围气,围绕着她。她在这会场里,新得了一种感想,就是这会场中司会的女王,是日夜不劳动

的监督夫人。她又常拿自己和监督夫人比较,觉得两人间的劳力和报酬,很不平等。她会唱“Come! Come! ……”的情歌,是监督夫人教她的。监督夫人唱完这首歌,她定很欢乐的笑着,但她唱完之后,她的态度,全然和夫人的相反。她出席过两三次后,她再不到这慰劳会了。

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唱歌,喝酒和吃茶点的时候,她只在工场附近老农妇家里一间小房子里——她一个月出三块钱租借来住的小房子——闷闷的读一册《妇女世界》杂志。

七

监督很爱她,监督夫人比她的丈夫还要爱她。

有一晚,监督夫妇专请她到他们家里去。她到监督家里的时候,差不多快到八点钟了。监督夫人引她到后面楼露台上。月色很亮,要不着灯火。露台中心摆一张圆台,周围有几张藤椅。

监督之外,还有一个男子在座,秋儿认得他是前月才到任的工场理事筱桥五郎,是明治大学专门科出身的秀才,两颊红得发亮,但不是健康的表象,鼻孔下蓄有几根黄胡子,看见她,忙站起来,鞠了一鞠躬。

他们四个人——两个男子和两个女子,围着圆台,谈笑了几十分钟,监督说,还有客在楼下客厅里会他,和他的夫人告辞先下楼去了。只剩下筱桥和秋儿两个,靠着露台底栏杆,望天空的碧月。秋儿才知道监督夫妇请她到他们家里来的用意。

过了几天,监督夫人自己到秋儿那边来说,要替她做媒,劝她嫁筱桥五郎。监督夫人没有替她作媒以前,她还不见得很讨厌筱桥,自监督夫人来访之后,她在工场里遇见筱桥再不睬他,也不和他说话。

秋儿的心地,日见日烦恼,她的脸儿,也日见日清瘦。有一天响了十二点钟,放了工,有一点多钟的休息,她在工场后溪旁边,拣一块僻静的草地坐下,打开带来的饭盒子。刚吃完饭,一对生有许多黄毛的手,从她的肩膀后伸了过来,她待抵抗,已来不及,她觉得有一种能使她心房破裂的重力,压在她的乳房上面。她到底是年轻的女子,体力和灵魂一样的脆弱,她从此不是处女了。

自后她一个多月,并不到工场里,但她的薪金,还是一样的寄来。同僚的女工,有羡慕她的,也有轻笑她的,但她对身外的褒奖,一点儿没有感觉。监督夫人请了她几回,她一概拒绝了;筱桥探问了几次,她也不情愿会面。到后来,监督夫

人也懒请她了，筱桥也懒探望她了。

八

她虽然恨筱桥五郎入骨，但过了两个多月，她觉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非找筱桥五郎不可。

她渐觉一个人的生活，太过于单调寂寥。有一天晚上，月色还是和前两个月在监督家里露台上那晚的月色一样，她一个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她在监督的露台下经过，她忽然听见一阵喧笑。随后又听见监督和他的夫人的乐具演奏，随后又听见许多男和女的谈笑声，筱桥的声浪——像破锣一样的声浪，也混在里头。她觉得这些声浪没有一种不是讥诮她的，没有一种不是揶揄她的，她听得哭了，她双手掩着脸，急急的跑回寓里去。

她静静的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监督夫人家里去。

“秋姑娘好一阵风把你送来了？”

秋儿悲不可抑，但她极力的忍耐着，勉强笑颜去答应夫人。

“夫人！你从前劝我的话，我现在决意答应他了。夫人可以代我告诉他？”

筱桥五郎对监督不能不保持他的信用，马上答应和秋儿同居，但他早已不像从前热爱秋儿了。

他们同居了两三个月，公司本部要调筱桥到大阪支工场去。秋儿要同行，筱桥不答应，说他到大阪找定了地方，再来接她。他给了她几十块钱，叫她暂回日本西海岸S村去。

秋儿回到S村里，有点钱在身边，她的继父老牧师待她还不错，到后来秋儿的私蓄渐减，老牧师对待她，也渐渐变了。筱桥去了一个月不见一封信来，她去信催他，也不见答复。

九

做母亲的受悲痛的刺激过度，胎儿也不能发育，她流产了。她经了这样伤心的痛苦，觉得她应受的罚已经够了，她的责任也轻了，她渐渐的忘记有筱桥五郎这个人了。

秋儿从前是看金钱比她的身子轻，现在她觉得金钱比她的身子重了，肉体的受蹂躏事小，精神的受虐待事大，所以秋儿牺牲她的身子，去博金钱，来解除

精神上的虐待。

她流产后静养一个月就进这 S 海岸第一家旅馆招待旅客了。

秋儿到底赋有点“从一而终”的遗传性，她受了筱桥五郎的污辱，不但不图雪耻，还想将错就错去成全“从一而终”的美德。到了现在，她绝望了。她在这旅馆服役期内，她身边的男子，和从前筱桥身边的女工要同数样多了。不单她自己愿意，她的养父——做牧师的养父，也默认她做这种卖身生活，多挣几个酒钱给他。

今年暑假有一个姓 H 的中国留学生，避暑到这 S 海岸，在她的旅馆里住了一个月，她为这位中国留学生抛弃了仇视中国人主义，——因为她当中国人个个都像她寿山哥哥一样——渐渐的思慕起来她亡父的祖国！

照国籍法讲起来，她本是中国人，她亡父的故乡，是岭南严冬不见雪的地方，她在日本列岛西南部一个孤岛上生长，她十四岁上跟她妈妈来这雪深二三尺的 S 海岸求生活，后来她又漂泊到东京去，向一班残酷无情的人讨饭吃。但她所历旅途之苦，赶不上她所受精神上之苦百分之一。她此刻遇见了 H。H 对她说，他能够洗去她从前一切的耻辱。他又对她说，他能够安慰她将来的悲寂。他又对她说，他能够带她回她亡父的故乡去。他又对她说，他能够像她离开日本列岛一样的，带她离开她现在所处的精神上的悲境。她半信半疑的，对他的要求，还没有肯定过答复。她只问他一句：

“我能够回中国去？我真欢喜不尽！”

十

赤热的火球渐渐的沉没在远山后面，H 忙把面西的一扇纸屏打开，放点儿凉风进来。秋儿也放下端进来的膳具，忙跑过去替他把挂在檐前的纱帘卷起。他回到房里，盘腿在一张蒲团上坐下。秋儿跪在他旁边，把膳具在他面前摆开，盛了一碗饭，放在一个黑漆茶盘上，送过来给他吃。

“秋姊儿……”

“……”秋儿并不望他，背过脸去。一手按在一个小饭桶盖上，一手按着一张新闻纸，翻看衣服首饰店的广告。

“秋姊儿……”

“不快点儿吃么？姊儿姊儿的叫什么！快点儿吃哟！我还要侍候几个客吃饭呢！”秋儿回过脸来，半笑半恼的，向着他发嗔，他倒笑了。

“秋姊儿！你真的想精神的把我杀死么？”

“不要脸的！花言巧语，谁会信你！”秋儿也笑了。

“我就是不会花言巧语，所以秋姊儿不……”

“不……不……什么？”秋儿正色的问。

“不高兴和我交际。”

这几句问答，像专对秋儿的弱点下了一个刺激，她忙低下头去。她觉得她所遇见过的男子，要算 H 最诚恳，最不会用能得女人喜欢的饰词，去称赞她，阿谀她，H 也将饭碗搁下，偏着头望纸屏外的黄昏景色，拇指和食指间夹着筷子的手，按在右颊上，手拐却在膝盖上支着。两个人都沉默了一刻。H 回过脸来，微微的叹了口气，秋儿的心给 H 这一叹羁绊着，对 H 的要求，再没有勇气去拒绝了。

“你要我再到东京去做什么呢？”

“学校的寄宿舍，我再不愿意住了，下宿馆子生活我也厌了。这两年来，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无论迁到什么地方，总觉得没有地方安置我的心。现在我找到能够看护我的心，安慰我的心的人了。秋姊儿！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叫我亡魂失魄的，一个人回东京去！”

“今晚上九点多钟你有空么？”

“有空怎么办呢？”

“我们今晚上，到海边六角茅亭里，慢慢的商量吧。”

十一

秋儿在 S 海岸，接到 H 由距 S 海岸七哩多远的温泉地方，寄来给她的一封信。第二天，她就向旅馆的主人请了两天假，搭乘这村问常用的交通机关——前两轮小，后两轮大的六个人合乘的马车，到温泉地方一家小旅馆去。

“我的信你读过了么？”H 见到她，最先问她一句。

“读过了。”

“你决意了么？”

“我没有什么不决意，只怕你没有真心的决意。你将来怕要后悔！”

“为什么？”

“我不是处女了，你也早明白了的。我的身分比‘新平民’还要卑贱，我又经过很耻辱的生活，我不相信你真看得起我这样的女人！”（日本国民阶级，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贵族，三华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鲜或台湾